



骆宾王墓何处寻

□汪微

骆宾王墓何处寻,狼山脚下雨纷纷。

五一假期里一个微雨的午后,我再次踏访坐落在南通狼山南麓的骆宾王墓,念天地之悠悠,发怀古之幽思。

被誉为“初唐四杰”之一的骆宾王,身后留下不止一处墓家,我以为均不可信。骆宾王的结局一直是谜,其死亡原因和地点均无定论。有关他的古迹和墓地却有好几处,表明后人对他这位唐代大才子的亲善态度,都希望把他的那份神秘永久挽留留住。

虽说不可信,但狼山的这座骆宾王墓在我心目中还是独具魅力,只因骆宾王在徐敬业兵败之后确曾逃亡到地处长南通(当时叫静海)城外的白水荡,那就与南通有着割舍不断的渊源了。他不久便离开了白水荡,不知所终。但我还是宁可相信其有,尽管明知眼前这座墓中连他的衣冠也不会有。

骆宾王墓规模并不大,谈不上恢宏气派,但是透出一种特殊的宁静。墓身巧妙地嵌于狼山脚下矗立的山体,墓基被葱葱郁郁的青草和树叶覆盖,加上紫藤如瀑,耳边不时传来阵阵轻柔的雨滴声,更是平添了一股神秘的气氛,很容易让人想起“千秋万岁名,寂寞身后事”那句话。步入狼山东大门,抬眼不远处便是那巨大的石牌坊。坊身久经风雨剥蚀,似已历尽沧桑。坊上书有一联:“碑埋黄泥五山片壤栖,笔传青史一撇千秋著。”此联足以概括骆宾王一生的亮点。骆宾王无论是早年的仕途坎坷、壮志难酬,还是后来追随徐敬业起兵后的一展宏图乃至最终败亡,在我眼中皆为表象,骆宾王的核心价值所

在,只能是他的文才。且不说他七岁时所作《咏鹅》诗中“白毛浮绿水,红掌拨清波”之脍炙人口;身陷囹圄时所作《在狱咏蝉》诗中“不堪玄鬓影,来对白头吟”之功力深厚,更有那辉映千秋的一纸雄文《为徐敬业讨武曌檄》,便是今日石牌坊上所书下联中的“一撇”所指。

我特别喜欢读这篇气势磅礴过十万甲兵的战斗檄文,还将此文与汉末“建安七子”之一陈琳的讨曹檄文《为袁绍檄豫州》对照朗读,大有吸天地之正气的豪迈感。当年曹操读到陈琳的那篇檄文,见痛骂他本人的言语充斥满纸,甚至还辱及其父祖,非但不生气,居然对陈琳的文才深爱不加,后来收服他,留在身边加官晋爵。同样,骆宾王的对手武则天(武曌)也有着类似曹操的心胸,竟然对骆宾王这篇讨伐她的檄文爱不释手,连称“有如此才而使之沦落不偶,宰相之过也。”言下之意,朝廷居然让这样的大才流失,没有得到重用,真是当朝宰相严重失职了!就在武则天平息了徐敬业兵乱之后,还念念不忘这个才子骆宾王,叹道:“奇才奇才!但有文事还要有武备,宾王原是能文,敬业未必能武。”可见她对徐敬业起兵恨之人骨,残酷镇压,却对骆宾王颇有相知恨晚的味道,只是痛惜其不为她所用。

撑着油纸伞,我在浙沥细雨中轻轻抚摩墓碑上“唐骆宾王墓”几个深红色的大字。雨水将碑刻擦得沟壑间洗涤得一尘不染,这样的静谧氛围,最容易让我浮想联翩,于是那篇抗辞书衅、器宇不凡的文字又在我的脑海中一一闪现。关于武则

天废唐建周的是是非非,我不想多说什么,同样对骆宾王跟随徐敬业讨武伐周的前前后后,也不去妄加揣测。但是想起了闻一多先生在谈到骆宾王个性的时候,说他“天生一副侠骨”,我觉得很可信,这篇《为徐敬业讨武曌檄》中就有这种个性的流露。且看“一杯之土未干,六尺之孤安在”这样脍炙人口的话问句,明白洗练而浑然天成,丝毫没有华丽辞藻堆砌的作态,却颇能引发我们想象出骆宾王当年“天下之大,却无容身之所”的决决失意之态,读来令人拍案叫绝。

骆宾王确实富有正义感,“一杯之土未干”说的是唐高宗李治,也就是武则天的丈夫,刚刚去世不久;“六尺之孤安在”(一说“六尺之孤何托”)是指唐睿宗李旦,也就是高宗之子,面临着无人辅佐的困境。发布檄文的目的,是鼓动大多数人站到自己一边共同对敌,切忌用空洞的说辞唱高调。像《为徐敬业讨武曌檄》中一击命中对手要害、直指人心的语句,充分展示了骆宾王的锦绣口才,极易打动人,具有极强的号召力。说到底,我之所以喜欢骆宾王,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被类似这样的奇文妙语深深打动。不过,这句话也一语成讖,在声讨武则天的同时,也为骆宾王自己的人生归宿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。

于是又想起关于骆宾王的一个传说,载于鲁迅先生推荐许寿裳之子许世瑛阅读的一本古籍《唐才子传》。说的是初唐另一位诗人宋之问,路过钱塘游览灵隐寺时忽发灵感,吟了两句诗:“鹭岭郁岩

晓,龙宫锁寂寥。”可是思路一时卡顿,再也不想出该怎样续下去。没想到寺中的一位老僧笑着说:“你不是可以这样续:楼观沧海日,门对浙江潮。”宋之问大受启发,一下子又文思泉涌,接下去把整首诗写完:“桂子月中落,天香云外飘。扈萝登塔远,剡水取泉遥。霜花更发,冰轻叶未凋。夙龄尚遐异,搜对涤烦嚣。待入天台路,看余度石桥。”回过头来再看老僧提供的那两句,觉得简直是全诗的“诗眼”,自己是无论如何也写不出的,真的是自愧弗如。天亮后,宋之问再去拜访老僧,却已经找不到了。他哪里知道,这位老僧就是兵败后归隐的骆宾王,这时候又已经乘着小木筏渡海离开了……这个传说,杜撰的痕迹比较明显,我曾仔细考证过,骆宾王应该在宋之问十来岁的时候就已经离世,所以这个续诗的故事也就不可能发生。但不管怎么说,这个传说中的“楼观沧海日,门对浙江潮”两句诗确实才气十足,酷似骆宾王的风格,我们就不妨信它一回吧,毕竟,关于这位神秘才子的传说不是很多。

雨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停了,于是收起伞,整理思绪,漫步登上狼山之巅,眺望不远处的江面。我想,骆宾王墓靠近长江入海口,其实也是有其象征意义的,或许恰如余秋雨先生所说,“正是他全部文思的一种凝聚,一种表征”。

江畔听潮

江海风物

生产队的蚕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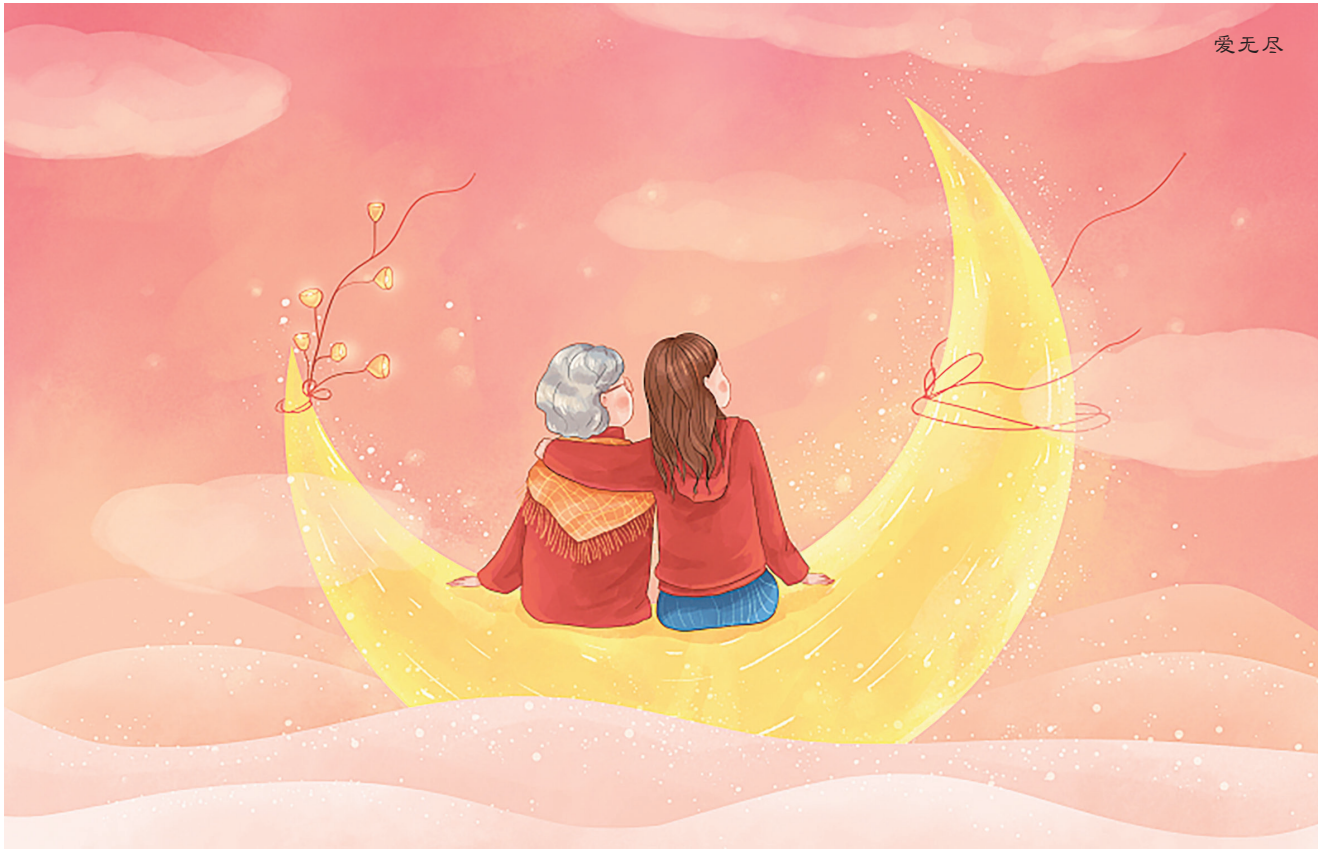
□何泰

生产队的蚕室在哪里?生产队的蚕室在我们学校里,教室就是蚕室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海安农村基本上每个生产队都有蚕室,少数没有蚕室的,到了养蚕季节就临时想办法借用几间房子凑合一下。我们学校坐落在原海安县丁所公社新民大队第四生产队的地皮上,有几年新民四队没有蚕室,每到养蚕的时候,就向学校借教室养蚕。学校没有多余的教室,学生也不能放假不上课,怎么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?学校向生产队提出要求,我们腾个学生少的班级教室,将学生搬到学校附近的农民家上课,这样两全其美,问题就解决了。生产队答应了学校要求,在学校后面找了一户房子较为宽敞的人家做了临时教室,班上的20多个学生就搬到农户家里上课了。

那个年代,实行贫下中农管理学校,每个大队都有一个“贫管会”主任分管学校工作。学校里的几个小知识分子不敢,也没有这个胆得罪学校所在地的贫下中农。贫下中农提出的要求,都尽最大努力满足。那些年,学校的糞肥也是供应学校所在地生产队的,学生的劳动课也基本上安排在所在地生产队进行。生产队的蚕室放在学校教室,学生又近距离地接触到了农民养蚕的真实场景,学文化与生产劳动的有机结合,实现了真正的“开门办学”。幼蚕逐渐长大,每天消耗的桑叶也增多,高年级学生的劳动课,就是帮助生产队摘桑叶喂蚕。湖桑苗下有桑葚,摘桑叶时,可边采桑叶边吃桑葚,比在教室里上课舒服多了。我们的教室靠近蚕室,上课时还能听到蚕室吃桑叶那“嘶鸣——嘶鸣——”的声音。我们也目睹了养蚕人的辛苦。养蚕人都是男人,不像电影上“养蚕姑娘”那样美好。海安地区一年养三期蚕,即春蚕、夏蚕、早秋蚕。夏季蚕是在暑假里饲养,学校的教室,生产队尽管用。养春蚕、早秋蚕,生产队则要求学校腾空一个教室供他们使用。养蚕前,教室还要进行消毒。一年三期蚕,以春蚕为大头,春天天气好,不冷不热,桑叶的营养也好,蚕儿结出的茧子,品质自然就好,卖出的价钱也高。生产队很在乎春蚕的养殖。

我们大队,除了各个生产队养蚕,还有一个林场(也叫林业队)也养蚕。林场后来演变成知青点,有十来个知青。说是林场,其实小得可怜,就是在村南首的友谊河边上长了些槐树、杨树、桑树、水杉树等,圩堤上长了些湖桑,桑叶提供给蚕室养蚕。十来个知青,男的培植湖桑,嫁接湖桑苗,给湖桑剪枝整枝,女的采桑叶、喂蚕。当蚕儿“起大眠”之后,吃的桑叶陡增,男的也要帮着采桑喂蚕。此时,男男女女有时集中到蚕室,说说笑笑,甚是热闹。不是养蚕的季节,大家就做其他农活。80年代初知青回城,知青点划归当地生产队。生产队利用知青点的湖桑与房屋扩大了养蚕规模。再后来,农村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,分田到户。湖桑田也分到户,知青点的房子也拆了。养蚕就成了各家各户的事了。生产队的蚕室与养蚕就此画上了句号。



片时小集

□杨谓

曾有人说我之办企业是“艺术家玩企业”,又有人说我之快活读书是“一个商人在做他本不应该做的事。”由于角色和事务不对等,生活中的我两者都不成功。近来杂事颇多,有时连续几天都没有静心读书临帖的机会,遂于凌晨梦醒之后、白天片刻宁静之际,强制自己“琢磨些艺事”,以缓解不读书而产生的恐慌。

无一笔不曲

当今走红的书法高手。有两个共同特点:一是传统功力深;二是十分重视细节,每个点画都力求精致与变化。这样就很自然地带来两个问题:于某碑某帖或某派专注过久,很有可能带来审美单一及个人面目不强烈的缺憾。二是过分强调点画的变化与精到,导致作品中的情感退化。古人固然有“无一笔不曲”的说法,然而“不曲”二字应该如何理解?按视觉理解的“无一笔不曲”,必然会导致格局不大,字势不畅,情感表达不充分等弊病;反之,一味畅达,则又会流于简单粗俗,肤浅表面,缺少含蓄蕴藉之美。是否可以“无一笔不曲”理解为一种令人回味无穷的内在韵味,“曲”是思想与情感的外在形式,直是曲,疏放是曲,委婉也是曲。世上书家有千千万,情的种类就有千千万,表现在具体形式上,就是各种形态的点画、结构与笔法、墨法、章法。

节奏

看了十多个当代名家挥毫的视频,概括一下他们的书写节奏,大体是“一快一慢加一长拖”。貌似富有变化,其实是一个又一个类同节奏的机械叠加。据此可以推断,书写的文字内容没

有经过书写者的大脑。深究其因,是书者在时代风气与商业目的的合力裹挟之下把艺术当作技术,心灵世界美感枯竭的必然结果。古人描述笔法说龙跳凤卧、行云流水、夏云变幻、惊蛇入草,多么生动鲜活,多么富有诗意!源于自然万物的节奏之美由此可见,岂是“一快一慢加一长拖”式的黔驴之技所能比拟。

深入

佛家认为,能从一个门深入,也能智慧如海。学艺亦然。文化好比一棵大树,有千枝万叶;又仿佛一条大河,有干流、支流无数。一门艺术,如树的枝叶海之支流,循此可达其本。“深入”二字尤需细悟。“深入”之外,还须有坚持,有融通,此亦学艺之大要。

宋词之好

宋词之好,好在如话,老奴能解,“垂下帘栊,双燕归来细雨中。”(欧阳修)宋词之好,好在如画,精神外拓,于波澜不惊处寄寓无限深心,“昨夜西风凋碧树。独上高楼,望尽天涯路。”(晏殊)宋词之好,好在阔大,时空、角色转换不着痕迹,“推枕惘然不见,但空江、月明千里。……料多情梦里,端来见我,也参差是。”(苏轼)宋词之好,好在直言心事,绝无作态,一如写景言情,“古人今既往,嗟余之乐,乐孰贻之。”(辛弃疾)

影响

随着政治、商业在人类生活中所占位置越来越重要,对艺术各方面所产生的影响也必然会越来越来。有人茫然无措,有人哀叹今不如昔,“聪明人”则把艺术政治化商业化。每一位艺术家应该都能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结合点,从而确定一种新的生产方式,与

时代达成和解,又不失作为艺术家的初心与良知。

纯艺术与应用艺术

纯艺术创作多是非理性的、冲动的、想象性的,但不排斥理性,反而极需理性的加入;实用艺术多出于理性,但并不限制创作自由。两者似乎是对立的,其实并非不可调和。生活积累枯竭,纯艺术创作会走入闭门造车、想当然的歧途或困境,作品就像双脚踩空一样不推自倒。由于实用艺术必须紧贴生活实际,所以能把创作重新拉回世俗生活并与之融为一体。把纯艺术生产的观念、技术投入实用艺术,则不但能打开生产者的思路,有效地提升实用艺术的审美品位,而且能赋予使用者的生活更多的诗意。两者偶作交叉交流,有利无弊。

创法

艺术家应该少用现成之法,切忌套用他人之法,少用自己惯用之法。宜因事、因物、因情、因境而活用技法,与当下之事、物、情、境相结合,创生新法,创出“我法”。

技巧

技巧只是为艺的基础之一。锤炼技巧的目的不是为了展示技巧,不是为了粉饰、遮掩虚伪与邪恶,而是为了精准、充分、艺术地表达思想与情感。大山屹立了千万年,压制不住地火的奔突,区区技巧又怎能蒙得住千万双明亮的眼睛。

雨丝风片

南通楹联

《笠翁对韵》话清廉

□亚平 彭淮

李渔(1611—1680),生于雒皋(今如皋),原籍浙江兰溪,字谿凡,号天徒,后改名渔,字笠鸿,号有多个,其中笠翁最为有名。他是清初文坛巨擘之一,戏曲家、小说家、出版家,被世人誉为“东方的莎士比亚”。他还编撰多种教材,譬如《芥子园画谱》《笠翁对韵》,流传甚广。

《笠翁对韵》是一册赋诗作对的启蒙读物。自问世至今,已有数百年。其间,此书屡屡重印,版本甚多。我读的是商务印书馆发行的《国学经典规范读本·笠翁对韵》(冯国超译注)。关于此书的实用价值,冯先生已有介绍,主要涉及:仁义礼智等传统文化道德的传承,提倡客观认识自然科学知识,追求个人精神的自由及享受等。作为注解者,冯先生还提及书中文字有关廉政文化,但他未曾就此展开解读,而是提醒读者给予关注。此书涉及古典廉政文化,不足为奇。众所周知,《笠翁对韵》是一册封建时代的启蒙读物。旧时的启蒙读物,若想畅销,必须要为科举服务。通过科举考试的人,才有更多机会、更大概率为官。选拔出来的官员,必须要品学兼优,既有才学,又有官品:清廉对己,仁爱待人。由此《笠翁对韵》录入有关廉政的字句,将更具实用价值。

纵观全书,除去直接叙述廉政反贪的句子,如“争名如逐鹿,夺利似趋蝇”等,更为精彩有趣的是通过名人典故,弘扬清廉文化。此类名人典故又可以分为两类:

1.直言不讳,点明清廉主题。典型一例是:第72则中的“一琴一鹤赵公清”。《梦溪笔谈》记述,宋朝清官赵抃生活极为俭朴,他去四川任职,没有带其他行李,仅带着一床古琴、一只鹤。李渔在书中写明“赵公清”,正是点明赵抃为官清廉。

2.仅仅通过典故,扩充学子的知识面,启迪学子感悟清廉美德。第27则中写有:彭泽高风怡五柳。彭泽县令陶渊明,不喜腐败,主动辞职,进入田园生活。他宅边种有五棵心爱的柳树,故号“五柳先生”。李渔赞其“高风”,鼓励后人向他学习。第48则是:董杏对周莲。“董杏”是记三国名医董奉为人治病,无须钱财,只是要求病人病愈后栽种“周莲”则是说宋代理学家周敦颐写有《爱莲说》,主张官员、君子不贪钱财,不染“污水”。董杏对周莲,不仅文字工整,而且内涵相同——为医为官,均要无私奉献。相比之下,李渔颇为关注典故“杨震四知”。汉朝廉官杨震为官多年。一位他举荐的官员,夜间来访,送上黄金,言及无人可知。杨震拒绝,并用“四知”作答:天知,神知,你知,我知。杨震廉政的故事影响很大,其后人中有一支寓居如皋、泰兴交界处,所修家谱记载其族堂号一直沿用“四知堂”。李渔在书中两次使用这一典故:第81则为“卞和三献玉,杨震四知金”,第87则为“四知对三语”。

在学习楹联的著作中,很少有提倡清廉的,仅此一点,《笠翁对韵》值得传承。

通谚撷趣

说嘴的郎中

□黄步千

说嘴的郎中:没本事,全靠一张嘴行骗的土医生。说洋话:1.洋腔洋调的人听不懂;2.说外行话。说村话:说荤腥话。说口话:建筑行业常用的一种套话。说戏话:说了玩、不当真的话。说傻话:说半死不活、讽刺人的话。说陈话:说老早、过时的话。说实话:议论他人是非,或说平白无故的话。说蛮话:说蛮横无理的话。说绞话(音同搞):说蛮横无理、故意颠倒黑白的話。说困话:说梦话,比喻说话不着边际、不现实。说毒话:说狠毒的话。说白话:说不得兑现的话。说穿叨:说透了,说到底。说轿轱话:说出来的话让人心里受不了。说过头话:说大话。说别人神,的临到自己头上魂的:空头理论家。

濠滨射虎

南通灯谜史话(六)

□顾斌

苏州谜家范君博《博筌笔乘》载:“康乾嘉道时,中国升平,江南富庶,盐商墨客,萃集扬州,名士秀才,咸归瓜渚。而冒氏水绘园、马氏玲珑馆、李氏碧波艇子,梧桐庭院,杨柳楼台,尤擅花石竹垆之胜。主人好客,座上无空,每逢岁首,趁元宵佳节,上灯良夜,必设文虎之会,招人射覆。”冒氏水绘园即明末冒辟疆(1611—1693)所建之私家园林。冒辟疆的后人冒广生(1873—1959),字鹤亭,著名文化学者,也参加过灯谜活动。1939年,冒广生时寓海上,江浙同乡会组织聚餐会,有文虎征射之戏,冒氏射中武进庄通百所制之“子曰:天生德于予,桓魋其如予何(词牌)圣无忧”。事见蔡晓和《江浙聚餐会射虎记》。

1946年,《和平日报》创刊于上海,“海天”副刊常载灯谜,有三位南通谜家参与其中。周泮(1920—2000),原名正坤,号独清,室名独清楼,如东人,生于上海。解放前任天平电料行会计。与程哲民共同发起成立海天联谊会文虎社,同人轮流值课。在《和平日报》连载《文虎拾零》《闲话文虎》《独清楼谈谜》等多篇谜话。杨之玄,室名晚于斋,南通人,住西南营四十九号。在《和平日报》上最迷射。《谜谈》云:“余幼时,吾乡更俗剧场小报附刊,创办人吴友梅,托撰谜话,仅记二条。‘吴友梅’射古诗二句‘江南无所有,聊寄一枝春’,‘一桌姨太太’射五经二句‘其数八,其味酸。’”还有一位南通籍谜家叫杨拔萍。

1948年12月5日,周泮发起成立虎会,谜刊亦名《虎会》,杨拔萍为通讯会员。为表彰周泮先生所作出的贡献,1995年高雄漳州文虎基金会授予他沈志谦文虎奖。

南通灯谜经过数百年的发展,于2016年列入省级非遗项目,南通所特有的戏曲谜盘也列入了市级非遗项目。南通灯谜,得到了有效的传承和保护,成为中华谜坛的一支生力军。(完)

(南通市职工灯谜协会供稿)